

柏意

夜的同忆 潮水
午夜的同忆
张炜 著

中国 社 会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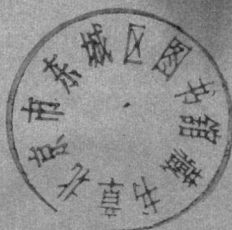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301422

无意

张炜 II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慧/张炜著.—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4

ISBN 7-5087-0063-5

I. 柏...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3142 号

书 名: 柏 慧

著 者: 张 炜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76941 传真: 66030951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数: 1-1,5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063-5/1·96

定 价: 21.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66076941



这本书，既可以看成是主人公写给过去恋人柏慧和他们的老师的三束信札，也可以看成是三组悲情的内心独白，写的是几代知识分子（口吃教授、大山里的老师……）的坎坷命运，他们的声音被作家雕刻进了文字里，因此有了传承，有了力量。除了修炼与坚持，书中还有一些千百年来隐在人潮中的“小人”形象，如柏老、“瓷眼”……他们的生存哲学是布局和手段，目的是如此雷同，以至在登州海角，作家常将秦始皇身边的丞相李斯与士乡城中采取“攻心术”的徐芾之间的斗智，作为千年雷同的范本，在当代纠纷复杂的人事中叠映出他们的影子。而深谙其果的主人公“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出走——深入——沉思——逃离——回归，他最终被深深吸引并基此扎根的是由一个葡萄园所带来的真诚、自然、纯净和蓬勃的生命张力。

这本书，在1994年首次出版时，曾引起文坛的轰动，仅评论家撰写的评论就达到80多篇（当时没有炒作之说，人们完全是凭借对《柏慧》的喜爱与尊重倾情而至）。之所以引起那么巨大的思辨，我想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作家张炜使用了一种从容惟美的文本语言却辛辣剖析了中国文人道德操守这样一个深刻的命题；二是小说在写法上打破了传统长篇小

RBC50113

说的格局和手法，在时空处理、人物塑造、氛围营造、结构手法、感觉传递、叙述语言等方面都有创新的尝试。自始至终，柏慧作为一个恋人完美地倾听，构成了这部小说奇特的期待视野。通篇的文字充满了泥土的清香和大海的深蕴，而那大胆的象征手法（如对平原、少女鼓额等的描写）则细腻刻画了“爱”这个融入人类血液中生存和发展之向上飞升的动力元素。基于《柏慧》所呈现给读者的震撼和感动，著名评论家李洁非毫不犹豫地将它和卢梭的《忏悔录》相媲美；书中充满警醒味道但措辞优美的章节也一度成为大学生们毕业留言簿上的经典；一些电台主持人也曾在制作晚间夜话节目时将此书作为必备的话语指导。

1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将这本书呈现给读者，是想让柏慧的象征成为喧嚣浮华的一面可资对比的镜子，也想给泛泛的泡沫文本注入一针实剂，告诉年轻的读者，什么是小说的行为，什么是文本的力量。我们也想借此次出版之机，将“新经济时代重读《柏慧》的意义”这一思考留给广大的读者，期望这种性灵自敛的方式，成为值得众多浮躁的躯体去努力的方向。

以上种种构成了我们再版的理由。题图照片是张炜先生从法国马赛大学讲学回国后写作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山东龙口万松浦书院四周的美好景色，那里的网址是 www.wan-songpu.com。让我们在海涛、松香、朝日中和柏慧进行一次心灵深呼吸，欢迎所有亲近本书的读者参加讨论。



序 一

我决定重新出版这本书是高兴的。它是令我自己喜爱，并且是在我自己感动的时候写出来的。我判断自己的书有无价值，许多时候标准只是这么简单，就是看其出生时的状态。如果我自己那时没有感动，没有处于一个稍稍不凡的时刻，那么我就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好。

我现在对这本书的重视，说明我至今还没有患上普遍的文学病症——“恐惧症”——对“道德判断”的恐惧。

好的作品其实像童话一样，并不一定非要有那么吓人的复杂，复杂到黑白不分人妖划一的地步。

我想走的倒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它是简单的，清洁的。有人认为复杂得要死的一切，在我看来倒是如此的简单和明了。而有人认为是极为简单的一切，在我看来却是真正的复杂。这就是区别。回头看看，我在许多时候也是为这种区别而写作，为这种区别而感受着希望。

想想看，在海边，一条河的旁边，在葡萄园里，有一个哈姆

雷特式的“我”在思念徘徊，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无尽的感激和忧思，同时也在挣扎和准备——他的身旁有老人和少女，有一条忠实的大狗，更有生存的全部艰辛。他能够守在葡萄园里，能够驱逐心界内外的魔障，就已经是一位具备大勇的人了。他在我心中其实已经是等同于神话中的英雄和王子一类的人物了。

王子追寻以往的爱情，不能忘记并刻骨铭心。他身边的人有枪，带着征战的猎犬，与他一起体验着复仇的渴望与焦虑，也领受着时时袭来的快感。

如上的图景和意象在我看来是美的。追求类似的意象境界，就等同于追求不朽。

在一片现代喧嚣之中，一个艺术家真的永远也找不到那样一片陆地，找不到他心中的王子了？果真如此，我也就不会痴迷于艺术了。我相信，并且永远相信，人类即便在未来移居到另一个星球上，也仍然需要拥有自己的童话——它仍然要由恶魔和英雄、由大灰狼和小白兔们构成。不过与以往的童话不同的是，这一切或许都要带上现代的因子，比如大灰狼可能是转基因的狼，等等。

时光荏苒，童话相伴。我将继续《柏慧》的故事。

序 二

《柏慧》这部长篇小说是1994年首次出版的，它面世的时间由于正逢全国知识界的“新人文精神讨论”，所以似乎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文学版本而存在的。当时关于它的争执性的文章发表了不少，各种声音如在眼前。其实时间就是这样无情，好像只是一转眼，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自《古船》以来，我出版了多部长篇。它们获得的评价或高或低，实际上究竟怎样还得接受时间的考验——如果它们有接受的资格的话。但仅就在普通读者中的反响而言，《柏慧》是回声较大的一部。甚至有许多读者说：就因为看了《柏慧》，他们才开始去寻找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



这也构成了我赞同《柏慧》再版的原因。

正因为站在了今天的艺术和精神的版图前，我更不会轻易忘记去寻找什么。我现在有更大的理由去珍视《柏慧》了。当年我在书中的忧虑和愤怒，今天正被事实一次次地证明和支持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心里越来越清楚的就是，自己能否保持一以贯之的批判和感动的能力，这是决定我最终能否走远的关键条件。

在一个纷纷以模仿经济强势国家为荣的时代，在一个数字和技术消融情感的时代，我们人类也仍然需要有标准，有肯定和否定，有激情，有伦理尺度，有热爱和愤慨，更有关于它们的呐喊——这一切的位置和权利。好像只是在一夜之间，搬弄“艺术”的时髦人士像害怕细菌一样，害怕起文学中所谓的“二元对立模式”。其实一个人连最基本的“二元”之勇都没有，也肯定不会有起码的正义，更不会有什么“多元”的宽容和真实。商业时代的水本来就够浑的了。

《柏慧》这样的书显然不是为一些无心的人写的。在今天，在同处于狂热追求物质的第三世界，那些仍然有感情，有“二元”的人，就是我的同志。

其实我们现在的“艺术”中，哪里还担心什么“二元对立”蔚然成风，倒是要害怕丧失底线闹成糊涂一塌。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柏慧 / 1

……人进入中年之后，他的寻找和总结多么重要啊！

第二章 老胡师 / 172

……登州海角上这些面目可疑的术士们个个巧舌如簧，人人擅长神仙之术。

……爱就是爱，是永恒的渴望之中最柔软最有力的元素，是人类向上飞升的动力。

……也许我是怀着改变一个人的宗教般的情感爱上她的，我发现自己正在失败。

……现在鼓额遭受了强暴，这已经无可挽回。

……这个结实有力的猜想太重要了，我终于明白自己要走向哪里。

……他眼下难过的是，由他和朋友们亲手写下的竟是如此浅陋的一部书。这是他特别不能饶恕自己的……

……半夜里，有人突然就要提审，一个或一伙人冲进小屋，借着酒气蹂躏她……

……我们这座大楼的“盗眼”在实现自己的计划中，别无选择地使用了传统杀手：“金钱和性”。



目录

第三章 柏慧/247

代后记 夜思/319

……帮助男人找回不知丢失在何方的激情，从来都是一个女人最了不起的地方。
……任何无所不能的“巨人”面前都横亘着无法超越的阻碍：时光。
……秦始皇害怕的还是死亡。
……在一片葡萄园里，我把背囊卸了下来。
……

——张炜

第一章 柏 慧



第一章 柏慧

1

.....

已经太久了，我们竟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互通讯息。也许过去交谈得足够多了。时隔十年之后，回头再看那些日子，产生了如此特殊的心情。

.....

午夜的回忆像潮水般涌来……我用呓语压迫着它，只倾听自己不倦的诉说。

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那一次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看你。我肯定让你越来越失望了——失望了吗？每个人最后都会让人失望，好在这只是别人的事儿。十几年前大学校园里那个瘦削的男生长成了今天这副模样，真没有准备。人一晃就到了中年。原来总以为中年是别人的。



你说，你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现在的处境。你不明白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正该是好好安定自己的时候，却突然去了穷乡僻壤。这真是一种无聊的消磨，大概会很痛苦的。

其实对比起我生活过的那座城市，这儿要好上不知多少倍。它起码不那么嘈杂，早晨一睁眼看到的不再是浩浩的人流、拙劣的建筑。我待在自己的葡萄园里，葡萄园当中有座小茅屋；我们四周的篱笆上爬满了豆角蔓子。园子里有一眼旺旺的水井，水的味道像矿泉。我就守着这眼井过了这么多年，用它的水沏茶。平常干些园子里的活儿，我有几个最好的帮手。这样过下来，我并不太想城里。

我盼望梅子与我有同样的抉择，也盼望在这儿迎接我的一些朋友。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儿可不能说是穷乡僻壤。它处于有名的登州海角，而这个海角从古到今都值得好好记叙。比如说秦始皇三次东巡都到过这里，那个为他采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徐芾（福）就是这儿的人。海角上至今仍有不少东巡遗迹，有无数传说。

我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住下来，一待就是好几年。我感受着我的海角——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认为它是我的，或我是它的。我开始能够好好地、从头至尾地想想我自己和我所经历所感到的一切了。

我在这期间想得最多的就是你，以及与你连在一起的那所地质学院。它是我的母校，我的另一个出发地，我的一个港。你们今生都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掉。

在这个午夜，我仿佛听到了你的询问：从头开始吗？我感激你遥远的注视，从心里感激。

从头开始——开始吗？

我一时无从回答，只是充满了感激。我好像已经开始了。

初来这儿时，我对梅子说：我正在从头开始。梅子对此并不支持，但认为可以试一下。她默默承受了。她知道人已经到了中年，再不试一下就来不及了。我因此而感谢着她。

你现在是独自一人了。那位小提琴手使你失望了。但他的确是个天才，我这么想。

保重自己吧，柏慧。

不要忘记春天，那个丁香花一齐开放的春天……



2

这个夜晚大海的潮声可真大。我们的葡萄园离海岸只有两公里远。睡得太晚了，半夜又被潮声弄醒，就索性起来做点别的。

一连几天涂抹，转眼写满了又一个本子。我记下的都是自己隐秘的声音，我把只有自己才能够识别和捕捉的声息尽收其中。你过去曾嘲笑我一心想成个“行吟诗人”——那时我大言不惭地领受了这个称号，骄傲着它所赋予的一切意义；而今我有点胆怯了。我懂得那顶桂冠可不能随便往头上戴。我只配称作歌手——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自言自语的“歌手”，一个倾诉不停、用歌声迎送时光的人，一个足踏大地的流浪者，这样总可以了吧？

你，还有很多朋友，常常埋怨我背叛了自己的专业，背叛了地质学。我只有在埋怨中不吭一声。不是我同意了这些指摘，而



是我在它所包含的那份沉重面前只有缄默了。

大概他们没有想到“背叛”这个词儿有多么重的分量。你的小嘴儿一动一动也吐出了这个词儿，挺刺人的。可能你不知道，我一生都在警惕着背叛——我看到、我经受的背叛太多了。生活有时简直是由背叛织成的！我在长夜独守的时刻，在轻声吟哦的时刻，心中常常涌动着那么多的憎恨与温情，泛起着无法推开的自谴……好了，这样会越说越远的。让我谈点别的吧。

今天我在剪葡萄藤蔓时，看到一串串米粒似的小花束，一下就想到了丁香花绽开之前的形象。我坐在树阴下好久。一个满脸胡茬的人有多少机会享受这种由痛楚和怀念、温柔和决绝组合而成的幸福时光？只有你才能体会我那一刻的心情。

我怎么会忘记那所地质学院？它出现在我生命的转折点上，而且我一辈子也不会有那样奇特的境遇了。回顾这些的时候，我对你的怀念和感谢超过了一切，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冲动和激愤。我甚至在设法原谅你的父亲，试了试，很难。他当时差点儿废了我的学籍，一家伙把我赶回那片大山。

你的父亲比所有的父亲都要严厉，虽然他后来穿上了背带裤子，越来越像个学者了。

你对他还像过去那样害怕和畏惧吗？你现在离开了他，搬到别处住，这未必是件坏事。可是你将来还应该回到他的身边，他以后大概需要别人的照顾。过去我把他当成了那一类人：骄横了一辈子，一辈子都要骑在别人头上。现在看他也很可怜。

一个人长大了一点很重要，这样他才会冷静一些，好好地瞧瞧自己，也瞧瞧以前的敌人。

我梦中老出现一个叼着黑色大烟斗的人，他笑眯眯地叉开腿站在前方。因为他挡在那儿，我就不由得要一次次悄悄地退

回……这条路就通向我的地质学。我曾那么热爱自己的专业！柏慧，你知道，你的叼着大黑烟斗的父亲阻挡了我，伤害了我。我是在他的面前退却的。

毕业了——总算熬到了毕业，让人松了口气。我有幸被分在那个著名的〇三所里，巍峨森严的一座大楼让我屏住了呼吸……可是命中注定似的，在这儿我又遇到了一位像柏老差不多的人。我怕极了。我竭尽全力躲着他、他们。可这是躲不开的。我最终还是在心里做了个痛苦的决定：干脆放弃地质学吧。

就这样我来到了一个杂志社。

结果你知道，这同样是一次很不成功的逃亡，我后来还是不得不狼狈地离开。恰好这时赶上了辞职风，我就辞掉了公职——背上背囊，沿着黄河向东，再从黄河入海口继续走下去……我翻过了那片从童年起就让我入迷的大山，一直走到了我的出生地：登州海角。

在一片葡萄园里，我把背囊卸了下来。

这之前我总是寻找着区别——区别于那座地质学院、那座城市的地方……然而没有区别。到处都一样。

只有在这片原野上，我的双眼突然一亮。我又看到了辽阔的海滩、大海、稀稀疏疏的人流。这儿再也没有那么多灰色的楼房，到处都绿蓬蓬的，一片生机。这就是我母亲般的原野……

落脚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把家搬过来，但我失败了。梅子不干，因为她出生在那座城市，她与我不同。而我就出生在这片原野上的海滨小城，出生在登州海角。我与她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

于是我一个人，赢得了静思的机会。

人哪，人的一生总是苦于没有这样的机会。

你是否走入了自己的静思？让一片喧嚣从耳畔退开，一个人安静下来，度过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你的居所附近没有





大海，于是你听到的不是海潮，而是如海潮般细琐无边的市声

.....

9

这片葡萄园啊，它是我的什么？它如此地让我心甘情愿地操劳，让我绞尽脑汁。不用说，几年来我都在当它的忠实仆人，照料它，安慰它，有时像哄一个孩子。它越来越娇气，动不动就生病。我在这年夏天几次给累倒，那些好帮手也给弄得精疲力竭。不过我们都没有一点怨言。

你该熟悉一下拐子四哥夫妇了，还有小姑娘鼓额。四哥是很早以前从一座兵工厂回来的，六十多岁了。他的左腿因公受伤，我从认识他的那天起，他走路就是一拐一拐。我从小就记住了海滩上这个一拐一拐的身影，并亲近着他。这一回他与我一起侍弄这片园子真是再好也没有了。他的老婆叫响铃，胖胖的，小他二十岁，一天到晚只知道笑，几乎不懂得忧愁。他们夫妇没有儿女，待我像亲人一样，我在这儿真的有家庭的幸福——我想起了早已去世的亲人，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外祖母……很难说不是他们在冥冥中把我召唤到这里。我呆在这片原野上，感到心和身都离他们近了。

鼓额是四哥从远处的村子里雇来的民工。她刚来时只有十七岁，可看上去连十五岁也不到，瘦瘦的，只突出了那个鼓鼓的额头和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她显然没有发育好。我去过她的家，真是穷得令人难以想象。这只是平原上的普通人家。